

中華文史叢書之五十七
清、道光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劉子全書

(五)

明、劉宗周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劉子全書卷之三

門人董 瑒編次

經術三 論語學案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禮樂君子用之以養德也故忠信其質而禮云樂云其文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雖然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用之適爲賊性蕩情之資而已禮與其奢也寧儉謂其近於本也先輩風味大率以樸勝其後乃漸入於煩縟益人心遞降而習尙隨之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習尚之弊久矣聖人有憂之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或曰周文郁郁矣先進禮樂猶以爲野何曰制禮樂者立隆爲極萬世弗可加行禮樂者國初士大夫氣習還多恟嗇之意自後進看非野而何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陳蔡之厄吾道之不幸也時異事移而不無追感於斯及門之憾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豈徒以聚散之迹乎蓋重爲斯道惜也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從諸賢其最著得十人焉繫以四科或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盛矣哉又以見濟濟多賢古今罕儔景附大聖人

而共遭患難爲春秋氣數之厄也。○唐虞之際五臣佐命文武之興十亂同心尼山倡道十哲濟美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道明。○自陳蔡至終篇皆記及門之彥其學術經濟之蘊有如此者中間瑕瑜竝存優劣互見皆得與聞斯道聖人陶鑄之功於是乎大矣由今觀之淵之好學閔子之孝德行之徵也子貢之億中言語之徵也由求之爲邦政事之徵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夫子嘗曰吾得回而門人益親甚矣其有助於師也曰無助者何此道人人具足本無假於挹注之煩善學者得意而忘言無不悅也所說非言也能悅諸心悅其在

我而已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辯難既精聰明盡黜

何助之有。○聖人之道渾然全體不見其有盈歉之分數。賢人之道就其質之所近。必有所獨長。纔有所長。便見所是。如宰我子貢善爲說辭。而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卽二子之長。豈無助於夫子者。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精神本末。一以貫之。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夫子有所不能。故曰。無助無所不悅。無助之實也。○聖道不落言詮。二三子以言求道。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就其所見。亦足發明夫子之蘊。不可謂無助也。抑末也。善學者得意而忘言。全體疊疊無不悅也。悅之機。我不得而喻。諸人不違如愚。何助之有。孔顏授受。直是心心相印。絕無分合的脈的傳。諸子罕儷。故相喻之深如此。誠知回之無助也。卽聖人亦豈以言教。

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古今論孝者自大舜而下稱閔子焉皆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非至誠能動何以與此故人言易學而惟無聞於父母昆弟之言斯爲難此閔子所以稱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放言不檢自是學者大病只能謹言精神便收斂天理存矣南容學問近裏故三復白圭之詩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此庶幾慥慥君子與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子好學非夫子不能窺見顏子沒而此學亡須知所

學者何事○顏子專用力於內求故後儒亟稱之卻費一段苦心在此其所以幾於聖也若曾點漆雕開只見得大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顏淵死家貧不必厚葬便是道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亦權論耳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夫子晚年不得曾子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顏子之死惜哉夫人一慟萬古餘情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天地之性人爲貴所以生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所以事人也有生也者則有未始有生也者是生死之說也有體於明者則有體於幽者是鬼神之說也問事鬼神者事吾心之鬼神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卽人以達天也知死者知未始有生之理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盡性以至命也幽明死生初無二理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至有忽庸行而不修舍日用飲食而外

求道者故夫子兩以儆子路其所以教天下萬世微矣
○人鬼死生只是一箇纔問死與鬼神便是支離見故
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蓋生可以該死而溺於死之說
者反至於遠生人可以盡鬼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
遠人故曰下學而上達

閔子侍側闐闐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凡鍾陽明之氣必爲君子鍾陰暗之氣必爲小人但陽
明中有蘊藉發露之不同則中行狂狷之別也閔子之
闐闐剛而中冉有子貢之侃侃爽而直子路之行行強
而厲皆載道之器也故夫子樂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太剛則折取禍之道也不得其死非謂死之可惜也死

而不得則死也惑矣豈所爲聞道而死者乎夫子所以
裁子路者意亦至矣○問閭閻和悅莫近柔媚否曰和
樂者陽德藹功之意春生氣象也冉有子貢夏長也子
路并秋殺盡見然則侃侃較勝行行在曰行行氣魄大
垂轍不凡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

魯人爲長府意在聚斂也故閔子諷止之其言中矣論
事易中理難如治病者藥必中病方是國手魯自宣公
稅畝文公作丘賦損下益上邦本撥矣閔子之言豈漫
無當哉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

聞其樂而知其德由之德著於瑟矣暴厲之氣勝於中和曾是遊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故夫子聞而儆之也雖然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惜也擇善不精履仁未熟於道猶未至耳使由此而進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粹然成德之君子矣○學莫先於變化氣質氣質甚害事纔氣拘便物蔽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至於渣滓渾化天理周流便是究竟工夫○或問氣質害事還須涵養否曰能克己方是真涵養○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教之以進學便是採本治病之方非徒就標處挽回者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何如曰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要之果能變

化氣質則學亦無餘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
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之過商之不及各固於氣質之偏而學問亦如之師
近狂商近狷也過者務外自高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
之功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不及者繩趨尺
步有歉焉不勝之意而無弘毅之養者也則其未至於
道均矣故曰過猶不及○過不及只是不善學過之見
多起於近名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問子張之過近
子路兼人否曰子路氣魄實子張稍浮然則與曾點何
如曰點神清子張稍濁子張問仁夫子告以能行五者
於天下問政則告之以無倦與忠尊美屏惡皆天德王

道之大者想子張氣局固不几但騁其高遠之見反能
病道至於論士見危授命執德不弘尊賢容衆處其所
見實有過人者非復向者堂堂風味夫干祿之學邦家
之聞抑其早年未定之見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夏不及不可謂愚不肖然自聖
人視之則亦愚不肖矣若子張爲賢知何疑聖人欲訂
定萬世學術故於及門之彥兩相衡量以示大中正
之準雖同治其鑄而微分跬步頓殊千里以見學術之
不可不慎也雖然與其過也寧不及後世朱子之學似
子夏而弘毅過之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看來

朱子較勝陸子朱子學問篤實晚年更徹的是下學上達之矩庶幾中矣陸子見地儘高只無下稍其言曰予於踐履未能純一便是虛見此其供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有臣季氏而不能匡救其惡聚斂之爲得罪名教不小故夫子鳴鼓而攻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

四子皆聖門之選也游夏求予之倫降一格矣然而氣質之偏均不無藉於學問之功學則雖愚必明雖魯必敏雖辟必信雖嘒必精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寄而參其最著云○四子氣質亦就學問上見愚者躬行有餘

而解悟不足於道在離合之閒魯者擔荷甚力而奏功甚難於學在困勉之候辟者制乎外而中或不根神情微有滲漏嘑者規模已成但未經鑪錘升堂未入於室然學而不已則愚可破魯可化辟可實而嘑可文也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則進學之力不可誣矣其三子皆有造就非游夏求予可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回無氣質之病而好學不惰純粹精微優入聖域進於道矣屢空則進道之真境也君子不違仁只是富貴貧賤得不去不處之心而已仁豈遠乎哉誰言義利關淺只安勉分淺深耳如子貢豈不灼知無詔無驕之學哉而此中不免有動視回心體便覺俗直貨殖而已往來

計較之私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可鄙孰甚焉彼其於道中距矣故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言不受義理之命也億則屢中聰明眩而默識疎道心逗漏處正見於此此所爲不受命也倘泯其億中之見而窮理盡性以至命亦何貨殖云爾哉○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至日中始決如此計較便是貨殖然則魯齋治生之言亦病如拌一餓死更有甚計較然則聖學有死地乎曰義不食粟則亦有死而已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倘終不謝便終當一死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義無一毫擬議方便法門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其非道則一介不以取諸人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道之在人始於爲善人終於爲聖人善人之道卽聖人之學也而以爲質美而未學誤矣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謂之曰善人則實有爲善去惡之功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故曰不踐迹然亦僅能扶得善惡之大關而於至善之道槩乎未之有聞也善之至便是盡性至命達於聖人乃爲究竟地故曰亦不入於室無他亦學焉而已○善人大段有質地只是粗○如言善超然自得不落筌蹄則無此等高遠若說天資暗合不必摹仿陳迹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何遽云未入於室乎○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